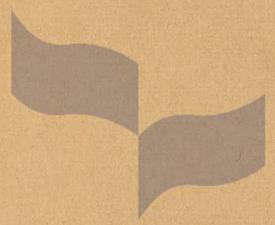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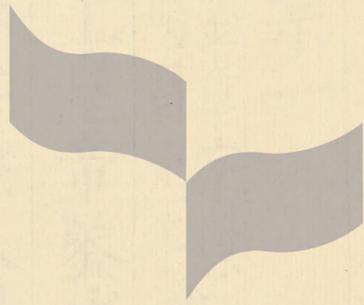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deli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九十

起庚戌至癸丑凡四年

光宗一

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明昌元年

春正月丙辰朔帝朝壽皇于重

華宮陳亮上皇帝鑒成箴其辭曰五閏失馭僞主僭

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懔

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為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

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

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

廼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
南繼冲悚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
縛馳使江南李煜蹶蹶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
間憂勤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
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絀袴麻鞋綠布衣褐訓練六
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
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
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
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
麾王師奮發我氣旣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

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
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旣困國用亦
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
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窠熊
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
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
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帟所至成市暫都于瀨顏亮克
醜震撼六合投筆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
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
載始終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

祖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酒于
酒無沉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
為腹心以臺諫為耳目以將帥為爪牙以尚書為喉
舌登崇俊良斥退奸猾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
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
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
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
謂嘖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
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
不可拂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

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
失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
王瑤臺瓊室勿效商王斲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
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孽勿謂小
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
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起陳傅良爲吏部員外郎
傅良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髮盡白都人聚觀嗟
嘆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
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
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

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
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
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
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
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
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數抑
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
求不末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
以救民窮爲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
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

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
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
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
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
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
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
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十三篇上
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嘉王府贊讀。二月
辛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
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

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係焉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

罪忠諫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以人臣之私意累天日之清明往往納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未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

奪魄

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光祖又劾戶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以圖進用。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旣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叅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

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
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上
善之 三月丁卯詔秀王襲封置園廟 夏四月己
丑以伯圭爲太保嗣秀王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
偁之長子也詔即湖州秀國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
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
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入禮宴私隆洽伯圭
執臣禮愈恭詔秀王諸孫並授南班 何澹請置紹
熙會計錄詔澹同戶部長貳檢正都司稽考財賦出
入之數以聞 詔兩淮措置流民以上供等錢償廣

州放免身丁錢數 命脩楚州城 戊申賜禮部進

士五百三十七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
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
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
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是科又得李燾由
是道學之譏少沮 五月乙卯前丞相趙雄坐所舉
以賄敗降秩 劉光祖論吳端忤旨出爲潼川府判
官端舊以巫醫爲業上在潛邸時上皇有疾端療治
有功至是擢閣門宣贊舍人何澹三上疏論之不報
光祖上疏言小人渝分干請而使給諫不得行其職

參政葛邲
命院胡晉臣
左相留正
樞使王蘭

是一舉而三失也言之甚力上不樂徙光祖爲太府少卿遂外補 六月丁亥遣丘室賀金主生辰 御後殿慮囚 秋七月甲寅以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僉書樞密院事乙卯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蘭爲樞密使癸酉建秀王祠堂于行在 八月辛卯立任子中銓人吏部簾試法巳酉詔造新曆 冬十月丙午詔內外軍帥各薦所部有將才者庚戌詔諭郡縣吏奉法愛民 減廣西五州鹽直 十一月甲寅安南入貢 壬戌潼川轉運判官王漑樽節漕計代輸井戶重額錢十六萬緡詔獎之 十二月壬午賜王倫謚

知院葛邲
泰政胡晉臣

曰節愍

丙戌王藺罷

戊子以葛邲知樞密院事

胡晉臣叅知政事林大中爲監察御史大中謂國之
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交神明上疏言
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
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
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踈夙興行事或時刻
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
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分
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爲稱職遷殿中侍御史
又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趨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

事之小節趨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趨向
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
於讐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
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
旣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
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無識嘗表裏王
淮創爲道學之日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
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 戊申浦城
盜張海作亂詔提點刑獄豐誼捕之 朱熹知漳州
會臣僚請行閩中經界詔監司條具事下郡熹初爲

泉之同安簿知閩中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問講求
織悉備至乃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
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
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
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筭計精確畫圖造帳費
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
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
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錢
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旣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
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

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說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輔臣請行于漳州，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會農事方興，熹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已，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熹與陸九淵書曰：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面論，不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也。

宋世加意水利如此今何
漫不講也

二年

金昌明
二年

春正月庚戌朔命兩淮行義倉法詔守

令到任半年後具水源湮塞合開脩處以聞任滿日
以興脩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 壬子詔

尊高宗爲萬世不祧之廟 詔裁節浮費脩紹熙會

計錄 二月癸未名新曆曰元會 甲申福建安撫

使趙汝愚等以盜發所部官與守臣監司各降秩一

等以辛棄疾爲安撫使棄疾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

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緩

急柰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榜

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

任事之難如此

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即糶之候秋賈賤以備
安錢糶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
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蘭
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遂丐祠歸 乙酉詔
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
館職各具時政闕失以聞陳騷䟽三十條如宮闈之
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
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謹
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
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 辛卯出米五

萬石賑京城貧民權罷脩皇后家廟 三月丁巳詔

自今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僉書 丙寅詔

福建提點刑獄陳公亮知漳州朱熹同措置漳泉汀

三州經界 夏四月丙申詔從侍兩省臺諫各舉所

知充諸職事官 初命任子簾試以革代筆之弊

五月庚申詔侍從經筵翰苑官自今並不時宣對庶

廣咨詢以補治道 布衣余古上書言上宴遊無度

聲樂不絕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

攝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更建樓臺不輟興作深爲

陛下不取也甚至奏胡戎樂習齋郎舞乃使嬖妾雜

以優人聚之數十飾以怪巾拖之異服備極醜惡以致戲笑至無謂也帝覽書怒始以編管議古罪言者乞從寬宥乃送秀州學聽讀 六月癸巳詔宰臣執政自今不時內殿宣引奏事 秋七月丁未朔詔故容州編管人高登追復元官 八月戊寅何澹以本生繼母喪解官持服 九月壬子召知福州趙汝愚爲吏部尚書 陸九淵至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

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訐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訐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訐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訐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

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

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
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
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 冬
十月丙子朔詔罷經界 丁丑築福州外城 辛卯
詔曰朕惟爲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
除厚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
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有政平訟
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聞科歛先期競務辦集而民
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爲推剝而民之安否不恤
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

固在經理而非培克督趣以爲能也知本末先後之
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爲心以牧養
爲務俾民安業時予汝嘉 庚子下詔撫諭四川被
水州軍 十一月辛未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
氏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
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
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
投藥萬一不虞柰宗社何李后覘藥實有心嚙之頃
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
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

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
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
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黃貴妃有
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冬
至郊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
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
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
責后后怨愈深 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遇
郊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奏末年樂官不當任子
著爲令 十二月丁亥帝始召對輔臣于內殿 乙

未增楚州更戍兵一千五百人甲辰詔慶遠軍承宣

使內侍楊皓懷姦兇恣刺面杖脊配吉州內侍黃邁

私相朋附決杖編管撫州尋送皓撫州邁常州居住

三年金明昌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起居舍

人陳傳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

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爲利則內

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

警不聞禍且不測矣荆門軍故事上元則設齋醮

曰爲民祈福陸九淵不設醮但會士民於公廳講洪

範皇極歛時五福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

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

極也。即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歛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

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止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

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 丁巳命夔路轉運使通融漕計糴米以備凶荒 二月丁酉申嚴錢銀過淮之禁 閏月丙午禁郡縣新作寺觀 壬戌詔州縣未斷之訟監司毋得移獄違者許執奏 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以子濤爲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靖之禮以及誕

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旣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夏四月乙卯以丘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戊午帝朝重華宮 五月帝有疾不視朝 六月辛丑朔下詔戒飭風俗禁民奢

同知院陳騭

侈與士爲文浮靡吏苟且飾僞者 以陳騭同知樞

密院事 秋七月己巳刺沿邊盜萬人爲諸州禁軍

壬申監文思院常良孫坐賊配海外前丞相周必大
坐繆舉良孫降秩 八月戊午總領四川財賦楊輔

奏已蠲東西兩川畸零絹錢四十七萬緡激賞絹六
萬六千疋詔獎之 九月丙申勸兩淮民種桑 冬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拜
表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
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
宮不從 秘書郎彭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

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

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
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謀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
源在壽王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
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
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末顧不幸
歟及汝愚入對又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
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
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除彭龜年
爲起居舍人入謝帝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
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帝曰祖

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帝曰：不至是。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是歲諸路大水。陸九淵卒于荆門。九淵字子靜，九齡之弟。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孟子之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吾將終，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年五十四。朱熹聞訃，率門人爲位而哭。

右相葛邲
叅政陳騏
知院胡晉臣
同知院趙汝愚

四年

金明昌四年

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辛

巳以葛邲爲右丞相陳騏叅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金以胥持國叅知政事金初設經童科持國以經童入仕爲太子祇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秘術干之又多遺賂左右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爲重

乃數稱譽持國由是金主信任持國與妃表裏擅政
士之好利躁進爭趨其門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
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
上書論之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
內族膏鞞之秉文遂引同議者脩撰王庭筠等五人
皆下獄被斥然秉文詩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
爲楊趙後爲翰林學士而卒雲翼忠厚善屬文仕至
禮部尚書庭筠博學和易尤工文且善字畫名重于
時 夏四月己酉罷括賣四川沿邊郡縣官田 五
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

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帝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以爲善處父子之間上親擢第一旣知爲亮乃大喜賜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今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是科又得喬行簡初陳亮屢遭大獄獲免未幾與鄉人會飲胡椒積羨箴中蓋村俚敬待

異禮也。同坐者歸而陡食異味，有毒暴死已而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法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帝，遂又得免。至是擢上第，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亮字同父，志存經濟，人見其肺朋，雖爲布衣時，薦士唯恐弗及。朝廷惜其不獲大用，官其一子。辛棄疾爲文以祭之，曰：「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

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之志雄蓋萬夫橫
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滅馬鞞殆
其庸奴天於同父旣豐厥稟智略橫生議論風凜使
之早遇豈愧周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間以才豪跌
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顧規檢夫
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楊億孰
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氷崖人皆欲殺我獨怜才脫
廷尉繫先多士嗚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世
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爲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
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

安得征吳入蜀之休績太原決勝即異時落魄之齊
賢方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
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
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爲所不能自爲
者天靳之年時從亮游者甚衆其篤於事師者則有
喻偁喻南強偁字伯經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
陸九淵張栻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駭其師說
截然不可犯陳亮偁起其中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
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
之談之不置其皆可與語上者哉禹無功何以成六

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
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
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明白簡
易人多疑其說而未信侃獨出爲諸生倡扶持而左
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于耳而高名頓出世儒之
上皆侃之功也已而亮不爲世俗所容當路必欲擠
之死地凡再下詔獄侃與同志之士極力營解幾陷
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人多義之喻南強字
伯強侃之從弟也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爲根燬
煉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一語南

強義形辭色貽書誚責同門謂陳先生無辜受罪將
齋恨入土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
得爲人類邪復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寃狀適曰子真
義士也即秉燭爲作書數通南強持之走越袖見諸
臺官訟言無忌竟直亮之寃 宋史氏贊曰自道廢

民散弟子之義缺平居則繆爲恭敬一逢患難輒反
目若不相識甚者至欲更名辟去雖以唐房杜之徒
因其師王通與長孫無忌有隙遂不一言及通至使
後人謂通中說借唐初名臣以自重嗚呼通何人哉
何有于房杜諸人也向使偁與南強見之必將唾叱

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
其偏與南強之謂乎 壬辰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
密使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
其軍以殺吳氏之權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
挺 丙戌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帝念特立不已
故召之 六月丙申朔丞相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
承璀事乞罷召姜特立不報乃出城待罪六和塔而
上疏切諫戊戌祕書省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
唐卿祕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
顏棫吳獵項安世等上疏乞寢特立召命皆不報正

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乞歸田里亦不許 戊申

胡晉臣卒晉臣字子遠蜀州人歷僉書樞密院事帝

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

所奏陳以溫靖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

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績密人無知者 秋七月

乙丑朔太白晝見 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

端禮同知院事時知中江縣游仲鴻赴召至汝愚以

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

事仲鴻曰宥密之地幹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

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 八月金主

知院趙汝愚
同知院余端禮

釋奠孔子廟北向再拜 九月庚午重明節百官上
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
舍人陳傳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
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
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旣許之矣未幾
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
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
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
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趨命
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

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傳良趨進
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
頭邪傳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
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
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
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
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
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后寢預政
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
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

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
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
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謹直如此吾黨不逮也上
怒思出知紹興府 冬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
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
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
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
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
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門安
如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

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
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
豈若身之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
人亦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 十一月趙彥逾復
力請帝朝重華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
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
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
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 庚辰召留
正赴都堂視事復命姜特立還浙東正出城待罪凡
百四十日帝遣左司郎中徐誼喻旨乃復入 布衣

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
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脩內作所掌
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 十二月夏主仁孝
卒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
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
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 以朱熹
爲湖南安撫知潭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
安在故有是命

浙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

浙江圖書館

三六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九十一 起甲寅一年

光宗二

紹熙五年

金明昌五年

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癸未葛邲

罷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士論惟恐

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是月金購求遺書二月乙未知樞密院事趙汝愚

等以蜀世將吳挺卒奏別除不行居家待罪戊戌

以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夏四月壽皇疾浸革

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可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

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
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
地扣額血流漬鬢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
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
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
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
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
不許處與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
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
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

請逐之。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帝對，帝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

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昆
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旣付神器，惟恐見之不
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
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朱熹在潭
州，更建嶽麓書院。六月戊戌夜，壽皇崩，年六十八。
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或
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
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晏不出。大宗正丞李大
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當引見
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

有兄死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
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爲
制服其服乃子臯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
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
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
少傅吳玘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
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
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
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
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

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
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
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
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
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爲書改臣稱姪
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寔異於
前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
有爲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
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
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乙巳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丁未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叅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

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時留正旣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知閣門事韓侂胄琦五世孫憲聖女弟之子也

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
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太后侂胄因所善內
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
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
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
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
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
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
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
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

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
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
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
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騫余端
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傳
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
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
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
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
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

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
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
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
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
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
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
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
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
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
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

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命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子即位乃得寶出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尋詔即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乙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

至是立爲后 丙寅大赦 戊辰詔求直言 校書郎蔡
幼學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 親任賢寬
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 比年小人計傾君子爲安靖
和平之說以排之 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 近
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 至於九重深拱而羣
臣盡廢 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 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
如不及 何以作天下之才 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
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 自大觀宣和而始
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 自紹興
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 至於

權叅政趙汝愚

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
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
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
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已巳以趙汝愚兼
權叅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
中外引領望治授黃榦爲廸功郎監台州酒務丁
母憂去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朱熹編禮書以
喪祭二編屬榦稿成熹見而喜曰規模次第縝密有
條理其諸編家鄉邦國王朝禮當悉倣此更定之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正旣去及帝即位以爲大行

右相趙汝愚

知院陳騏

參政余端禮

樞使趙汝愚

待侂胄甚高

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
 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
 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 乙亥留正
 至趙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
 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以陳騏知
 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
 郭杲為武康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為樞密使壬
 午以韓侂胄為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
 望節鉞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
 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

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
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
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
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與知
閣劉弼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
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侍御史章穎
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億年源與外祠舜
卿與內祠甲申以羅點僉書樞密院事戊子詔百官
輪對罷楊舜卿內祠林億年常州居住陳源撫州居
住 八月癸巳召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

講誥詞曰。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闈。詳延學士。爾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于士論。直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于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誼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遄驅。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熹

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
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
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
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
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
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
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
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
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
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

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
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
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
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
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靖定省之理。始終不越
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
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
吉兆。詔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
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甲午，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

內批之始

右相趙汝愚

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
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
正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
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
攢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
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
以相業稱以趙汝愚爲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
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
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九月庚子羅點卒點字春伯崇仁人孝友端介不爲

矯激崖異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
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黃裳亦卒
裳字文叔隆慶人簡易端純篤于孝友耻一書不讀
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事君隨事納忠上援
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詞切理盡事該與人言傾盡底
蘊其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
趙汝愚泣謂上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
下之不幸也 壬申以京鏜僉書樞密院事初帝欲
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
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鏜時已變素

守羣儉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始矣
甲戌改生日天祐節爲瑞慶節 冬十月庚寅更泰
安宮爲壽康宮 丙午以朱熹奏卻瑞慶節賀表
是月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
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
門事劉敬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
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
行侂胄愕然問計敬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
而可敬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
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

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冑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冑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冑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侂冑之姦侂冑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庚申詔議祧廟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

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
向之位詔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
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
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
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
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
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
夾室又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
以聞乃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內批
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

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聽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

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駙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冑益無所忌憚矣初熹與彭龜年約共論侂冑之姦會龜年充金人吊祭館伴使甫畢事熹以上疏見黜龜年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奏雖不報而侂冑嚙之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

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 壬午詔改明年爲慶元元年尋升明州爲慶元府 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

官侂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爲宜州
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辛亥詔
行孝宗皇帝喪三年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
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
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
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
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
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
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
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

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乙卯擯孝宗于未阜陵 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于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駭曰侂胄朕托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

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騃進曰以閣門去經筵
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
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
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
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
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
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
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
年已爲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鑰
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

知院余端禮
參政京鏜
同知院鄭僑

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
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旣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
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橫御史
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 己巳陳騭罷庚午以
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
院事陳騭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
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
欲爲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
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辛未監察御史劉
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 以趙彥逾爲四川

制置使時彥逾爲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
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
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
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是月金人
聞孝宗訃遣使來吊祭又遣使來賀即位其賀生辰
及正旦自是歲交遣使如故事

浙江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一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九十二

起乙卯至丙辰凡二年

寧宗一

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春正月丙辰白虹貫日以李沐為

右正言

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

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奉行侂胄風旨乃曰

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

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

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

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
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
位今旣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
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
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
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
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
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
以敵人媢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
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

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君
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
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至意，忽體
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
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
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冑之姦，
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
李沐劾爲黨皆斥之。是月以歲凶，民饑，下詔曰：朕
德菲薄，饑饉荐臻，使民陷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諉
過於下耶？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

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
邪豈賑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饑者未必得
歟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
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
汝嘉

三月丙戌朔日食詔求言校書郎項安世應
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
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
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爲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爲多
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
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

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爲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兵則兵可省其次莫如省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

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
陛下宮中之嬙嬪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
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旣省則外廷之官
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
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
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
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
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
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
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

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
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
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
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
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
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
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
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
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
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瞽御於

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
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
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
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
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
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
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寥寥也
疏既上束檐待罪降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
中書舍人鄧駙繳奏祖儉不當貶內降祖儉意在無
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寬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

右相余諱禮
泰政鄭僑
知院京鏜
舍院謝深甫

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
儉乃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陛下有殺言官
之名臣竊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人始知韶州之
貶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
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
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
內地侂胄亦悟改送吉州 己未以余端禮爲右丞
相鄭僑叅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僉書院
事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
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

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
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
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
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
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
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
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
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
李祥揚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即遭逐斥六館之士
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

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
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
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
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䟽上詔
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天
下號爲六君子宏中循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温州
人傳信州人傳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閣之事皆其
屬藁中書舍人鄧駟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
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
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

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余古上書狂
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爲過太上皇帝始者震
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
管楊宏中等六人若以扇搖國是非之則未若指斥
乘輿之罪大也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爲至寡也聖明
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錄黃未敢
書行是日有旨李洙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
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駟罷出
知泉州 六月丁巳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真
僞德秀亦京鏜所薦引也初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

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
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
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
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
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
罪當名曰僞學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
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
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
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
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僞以辨邪

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
罷司業汪逵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頃歲有爲專
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爲已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
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無敢竊
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
聖賢之功用在此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幸其學
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竝蓄之以爲此
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詆毀之者則曰
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僞而不近於人情

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可以得
爵祿今日宦學之捷徑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
者則曰利其學者實繁而護其局者甚衆言一出口
禍且及身獨不見其人乎因言其學而棄置矣又不
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鉗人之口
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爲附和者或流而
爲僞詆毀者或失其爲真或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真
僞舉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乎聞
門達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爲僞行其學術有用
而不爲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

既不矯激以爲異亦不詭隨以爲同則真聖賢之道
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尚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
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
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祿甚者沽屠賦穢
士論之不齒而寅緣假託亦借重則爲此學之玷此
道之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
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
拏不已則爲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
哉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
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

孔孟爲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
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
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
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
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
其僞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
國是定將必由此上是之詔榜于朝堂旣而吏部郎
官糜師旦復請考核真僞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
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何澹復上䟽言在朝
之臣大臣旣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

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癸酉加韓侂胄

保寧節度使 八月江東轉運提舉司以紹熙四年

罷賣官田以後續沒官田依鄉價復召人承買以其

錢充常平糴本 冬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于

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

用何澹䟽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

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

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

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

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

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劔汀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十二月丙子，朱熹以議山陵不得請，乞辭待制，乃罷。熹提舉鴻慶宮中書舍人傅伯壽草制，詞曰：「爾心耽墳，索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詔，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鬪然。旣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講筵幾御，方喜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

士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咈噫厭承明勞侍從旣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祇予訓用蹈于中可依舊秘閣修撰宮觀差遣 金平章政事完顏守真罷守真剛忠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欲更定脩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真裁訂故

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
持國所忌罷去

二年

金承安元年

春正月壬午趙汝愚行至衡州病作衡

守錢鏊承侂冑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聞而

冤之計聞上命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

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字子直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

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彥遠以篤行稱生汝愚早有

大志舉進士第一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

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

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

左相余端禮
右相京鏜
叅政謝深甫
知院鄭僑
同知院何澹

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
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
爲罪云 庚寅以余端禮京鏜爲左右丞相謝深甫
叅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甲辰
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前丞相留正四大罪首言引
用僞學之黨以危社稷詔落職罷祠 二月以端明
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
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
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
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

泰政何澹
合院葉翁

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
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爲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
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而入以壞
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三月己亥進
封弟柄爲吳興郡王丙午有司上慶元會計錄 夏
四月甲子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屏斥正士端禮
鬱鬱不愜志稱疾求罷 壬申以何澹叅知政事葉
翥僉書樞密院事 召倪思爲吏部侍郎御史姚愈
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復被言官論去
五月乙酉申嚴獄囚瘦死之罰 辛卯賜禮部進士

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科得李道傳 六月庚

戌遣吳宗旦賀金主生辰 秋七月戊子量徙流人

呂祖儉等于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字子約祖
謙之弟也受業于祖謙尊信不渝初韶州之謫朱熹
與書曰熹嘗受上恩遇視羣小之爲不能一言報効
子約獨能發憤以蹈禍機熹愧深矣祖儉復書曰在
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
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
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
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

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時中書舍人汪
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
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
更及舊事務。在乎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
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
言。繼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
下之用人。言之則礙今日之御劄。若俟其敗壞國事
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二者皆無一而
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紀綱尚在不
至放肆從之。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爲不必專及舊事。

自是侂冑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殿中侍御史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至於前事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關國家利害者臣不敢不以正對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

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
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
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
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
古法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僞學之黨宰執
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褒然言三十
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
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
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
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

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
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
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爲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九月甲午流星晝隕冬十月壬戌金遣張嗣來
賀瑞慶節甲戌大閱以陳賈嘗攻朱熹召爲兵部

侍郎十一月癸卯賞宜州捕降峒寇功十二月

削秘閣脩撰朱熹官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
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
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寃子弟諸生更
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

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
仍克秘閣脩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洵洵爭欲以
熹爲竒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
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
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及是爲監察
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
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爲小官時
嘗採撫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
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論熹資
本回邪加以伎忍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

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褒衣博帶食淡餐麤或會徒于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于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因誣熹大罪有六其諸中犇賸昧之私盜竊攘奪之惡無所不至且目熹爲大姦大憝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爲欺君罔世汚行盜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編管別州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熹上表謝曰罪多擢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

知麗於丹書鐫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
爲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伏念臣草茅
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
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畧無可紀
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未歸於農畝然猶賦之
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厠迹於圖書
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弗謹於尋章致自投於
寬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聽凡厥
大譴大苛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
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憤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

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
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青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
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已而選人
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
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
僅免窮治，乃下竄旨于郡縣，逮捕元定，赴謫所甚急，
元定色不爲動，與季子沉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
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
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
可謂兩得之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

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
于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莫不趨席下
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
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
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
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
悟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
授元定曰此孔子孟正脉也元定涵泳其義旣長辨析
益精登西山絕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
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

衍詳說律呂新書行于世其論經世書曰元會運世
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
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
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
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
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
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
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
三百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
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
星之伏見朏朧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
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
百一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爲分太衍之曆乃以一
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
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
差朱熹曰彙節之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

先生初師朱熹熹扣其學大

不當在弟子列熹常曰造化微

理者能謂之吾於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

先質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小人尤深嫉

之故株連又禍詳侂胄為其父孽誠請謚誠乃神

宗外孫也娶憲聖皇后女弟積官橫行未嘗更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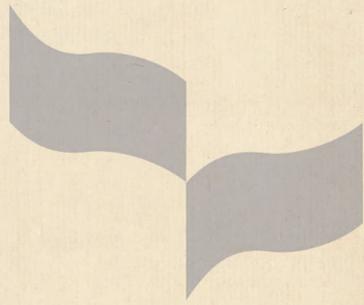
任時黃唐為考功郎言其不可因求去遂命館職官

暫權考功謚誠曰忠定是年提舉洞霄宮黃洽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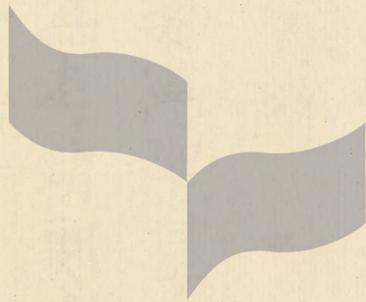
仕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二

浙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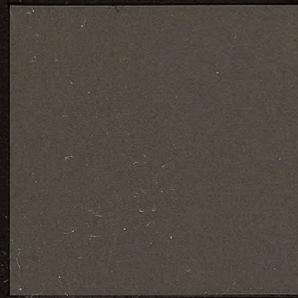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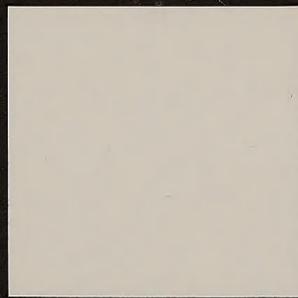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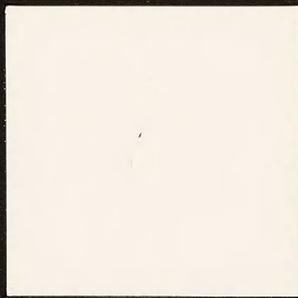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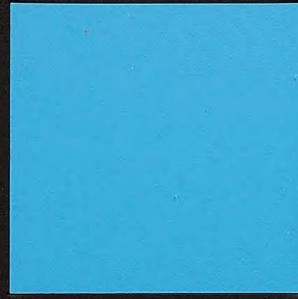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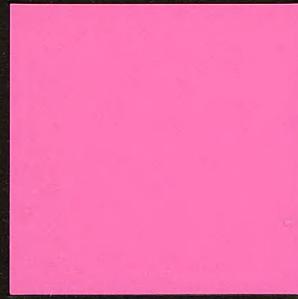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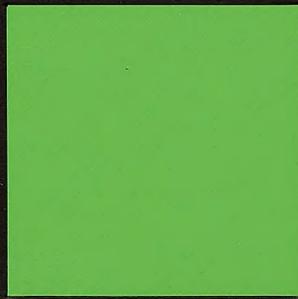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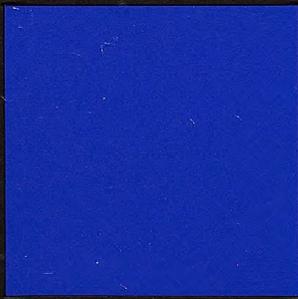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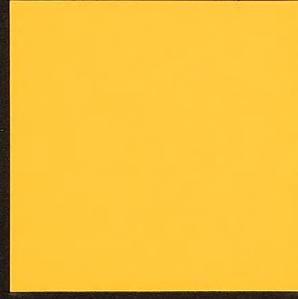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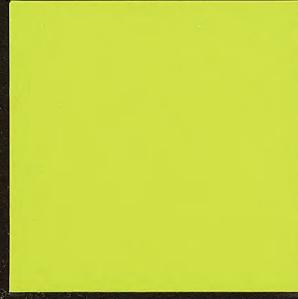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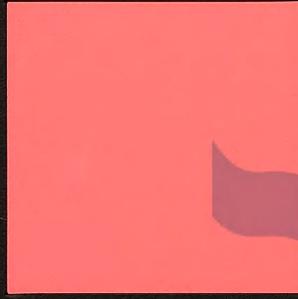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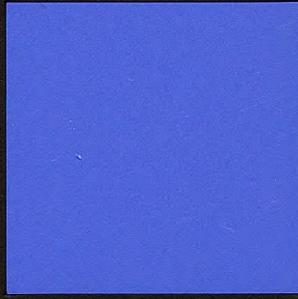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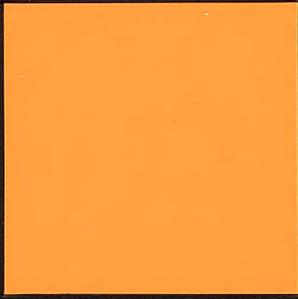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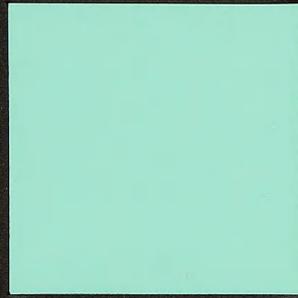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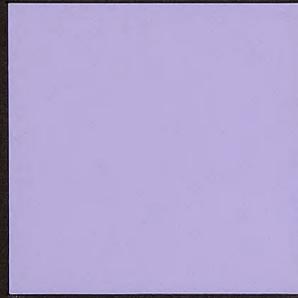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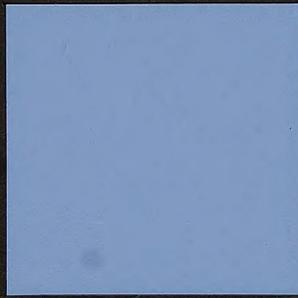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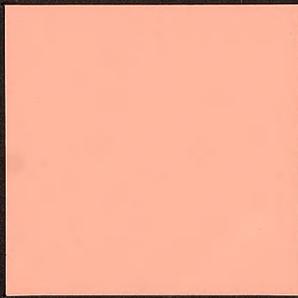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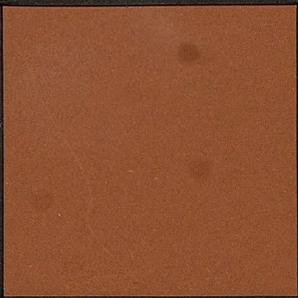
甲登記號：029997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